

有恃於內 無恃於外

中國的大儒，論學問之淵博、論中西學兼備且精，非陳寅恪、錢鍾書莫屬。

陳寅恪是服膺道教的精神的，他對當時甚囂塵上的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的口號，自有一番見解：

「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。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，在吾國思想史上，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，且亦終歸於歇絕者。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，有所創獲者，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，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，乃道教之真精神，新儒家之舊途徑，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。」（《寒柳堂集》，下同）

錢鍾書的理論，偏向融化中西的文化觀，「無所謂『體』，所謂『與我同體』；無所謂『用』，所謂『殊功合效』。同時，它包融了新舊中西的『要言妙道』、『興象意境』，化作了『性靈』。與『肺肝』，早已沒有了任何界限與痕跡，講究的是無古無今無中無西而又統統融化這些於其中，所謂『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學北學，道術未裂』。」（《談藝錄序》）

錢先生示不拘泥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思想，他只求「化書卷見聞作吾性靈，與古今中外為無無

畦，及夫因情生文，應物而付，不設範以自規，不劃界以自封，意得手隨，洋洋乎只知寫吾胸中之所有，沛然覺肺肝所流出，曰新曰古，蓋脫然兩忘之矣。」

陳寅恪與錢鍾書先生一樣，都是追求思想的獨立開放的，陳寅恪曾自況自喻道：「寅恪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，曲學阿世，似可告慰朋友。至若追蹤昔賢，幽居疏屬之南，汾水之曲，守先哲之遺範，託未契於後生者，則有如方丈蓬萊，渺不可即，徒寄之夢寐，存乎遐想而已。嗚呼！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？」

這種文人風骨，在錢先生身上也是處處可見的，據李慎之說，「和陳寅恪一樣，錢先生雖然躲過了1957年這一關，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》這一關卻無論如何是躲不過的，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》這頂帽子是不能不戴的。汝信同志屢次告訴我，有一次，學部猛鬥牛鬼蛇神，別的人都被鬥得狼狽不堪，唯獨錢先生卻頂着高帽子，胸前掛着名字上打有大叉的大牌子昂首闊步，從貢院前街走回平面胡同的宿舍裏，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，既不畏縮，也不惶懼。這只有『有恃於內，無恃於外』的人才能做得到。」

「有恃於內，無恃於外」，相信也只有錢鍾書先生與陳寅恪先生能做得到的。

（《錢鍾書逝世廿五周年紀念》，之八）

姚姍雅音
姚姍

無憂

如何無憂，放下煩惱，相信是人一生中最想追尋的境界之一。音樂藝術就有這樣神奇的魔力，讓演奏者和觀賞者都能沉浸其中，身心愉悦。這段時間，我率領香港弦樂團在內地舉行的「一代香港弦樂團」的巡演就是一趟無憂開心的旅程。

這個星期我們去了哈爾濱、長沙、天津和瀋陽演出，我們感受到當地觀眾的熱情，也感受到內地觀眾對古典音樂素養有了很大的提升。哈爾濱、長沙、天津我們弦樂團以前都去過，天津也是我們當年內地巡演的第一站。天津演出前有一個公開排練，讓我驚喜的是，有300多位觀眾來到現場觀看排練。他們都非常安靜專注看我們排練，當我問他們覺得我們的聲音平衡如何時，他們又回答得相當專業。最後應他們要求，我們還完整演奏了一首香港名曲《上海灘》。正式演出之後，因為行程緊張，本來沒有安排簽名環節，但很多觀眾都到後台門口等着，有些特意從網上下載我的照片，把它印出來，讓我簽名，非常熱情。

而瀋陽站是我們香港弦樂團第一次到訪，在瀋陽盛京大劇院的演出，我和團員都感覺非常好，瀋陽樂迷們非常熱情，演出後全場掌聲雷動，我們5度返場加演曲目。我真的感受到，我們國家古典音樂事業方面的發展，和疫情之前巡演時比較，觀眾們的素養又大幅提升，最讓人高興的是他們能夠從音樂藝術中發現樂趣，放下煩惱，汲取能量，我們也為我們的音樂能夠為觀眾帶去無憂和愉悅，感到高興和滿足。

另外，在哈爾濱和長沙我還舉辦了兩場大師班。一場是在哈爾濱音樂學

院，另一場是在長沙音樂廳。哈爾濱音樂學院是一座建築雄偉、充滿歐式風情和藝術氛圍的美麗校園，我在那裏聽了4個學生拉琴，感覺非常不錯，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在藝術教育方面的長足進步。在長沙，更讓我驚喜，有幾位五六歲的孩子拉琴給我聽，他們已經能夠演奏《漁舟唱晚》等中華名曲。我覺得當前國家在文化事業方面的重視和推動，使得我們在古典音樂方面湧現出很多有才華的新苗，我想現在這些孩子比我們當年已經有更多的機會、更好的方法、更多的平台去學習，如今他們在藝術成長的道路上真的無憂無慮，健康成長。

「無憂」是中國文化中常思考的命題，不是指真的沒有煩惱，而是一個人在成長中學會放下慾望，更好地修行，提升修養，超越自我，而文化藝術常常能觸及內心，提升人的精氣神。要為孩子們創造更好的未來，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高質量發展，也離不開國家文化藝術的繁榮和高質量發展。最近在深圳舉辦了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，習近平主席特別致開幕賀信強調，要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，堅定文化自信，秉持開放包容，堅持守正創新，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、建設文化強國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，不斷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，為強國建設、民族復興注入強大精神力量。

「潮平兩岸闊」，現在確實是文化再發展的新時期、好時機。從此次內地巡演，我們更加感受到觀眾們日益增長和提升的需求，也在現場演出的互動中真正感受到無憂與快樂。很期待即將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的巡演壓軸演出，下次專欄我再與大家分享。

百家廊
鄧訓晶

心血

開工的感覺真好！

這兩個星期一直在劇場後台轉，其實我只做劇團的宣傳，開演後我便可以入劇場看看。今次是多謝汪姐找監製，讓我參與桃花源粵劇舍的《帝女花》65周年專業版的宣傳，時間接觸5位文武生、7位花旦及其他伶人、幕後，真的了解到一台粵劇的背後，有多少人參與和付出，今日的粵劇仍有很多人在努力地推動。其中十年前開始有李居明的推動，出錢出力，租下新光戲院自己寫劇本組班演出，至今有30多個劇本的作品面世。現在又有新一代的桃花源粵劇舍，設計了新的製作模式，作品中包括《拜將台》、《帝女花》65周年專業版，目前仍在演出中。到近年傳媒人彭美施愛上粵劇，全力投入，以新一代的生旦去傳承粵劇。其粵劇作品系列包括《呂布情傾貂蟬》、《武俠》粵劇專場、《經典折子戲》、新《胡不歸》及正在推動的新《梁祝》。

與此同時還有很多新的劇團、新的班主出現，令粵劇圈看來非常蓬勃，很興旺！不過事實是否如此？有人潑冷水說那是虛火，說看粵劇的來來去去也是那班觀

◆林家棟、高世章、劉千石全力支持《帝女花》！
作者供圖

閱讀大過天

孩子面對呈分試，為了作更好準備，向友人借了補習社的材料溫習。不過卻得出一有趣的觀察，友人的孩子小學一早已長期補習中文，現在就讀第一組別的中學，孩子也是勤奮盡責的好寶寶，即使已付出那麼多，但中文水平卻不見得有明顯改善，現在已到面對文憑試的階段，仍需為可否得到中文三等的大學入場券而憂心煩惱。

友人的經驗及苦惱，與我對學習語文的一貫看法一致。學習語文，大量及廣泛閱讀才是王道，補習式的題型操練，不是在學習語文，而是在提升應試技巧。只要孩子肯不斷閱讀，其實學習語文的大部分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問題是現今的孩子，要養成及保持閱讀的興趣，的確甚具難度。

我家的孩子亦然，初小階段仍較佳，一上高小自從習慣在YouTube上追逐自己的趣味嗜好後，閱讀的焦點也自然而然轉移至英語上，連教英文科的班主任也規定他們上學的閱讀時段只可

鶴情萬里
趙鵬飛

生活要順其自然

生活中，很多人遇到無法改變的事情時，往往是痛不欲生，追悔莫及。從此，有些人消失了鬥志，有些人改變了自己的性格，有些人對生活失去了信心。我認為，當所要解決的問題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時，我們需要選擇對生活順其自然。當然，這不是兩手一攤的不作為，而是竭盡全力之後的不強求。

看過《蘇東坡傳》後，更讓我如醍醐灌頂。你看，蘇東坡有蓋世的才華，卻沒有好的命運，一生跌宕，一波三折，一貶再貶，但他沒有氣得撞牆沒有氣得吐血。而是「一蓑煙雨任平生」，對所發生的事情順其自然。當他被貶到嶺南，就快活地「日啖荔枝三百顆」。再被貶到那時的荒蠻之地海南時，他依然平靜地接過了聖旨。他把被謫貶的日子，過成了詩意人生。謫貶時，他研究美食，「東坡肘子」、「東坡魚」，流傳至今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美食。愛妻去世十年，還寫出「十年生死兩茫茫」的深情悼妻詩，但活着的人生活還要繼續，所以他續弦。林語堂曾說：「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，智慧優異，心靈卻像天真的小孩。」其實，這是蘇東坡看透了世事，對生活順其自然的一種人生哲學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他在一次次謫貶一次次啟用中，豐富了他的人生，才有了他斐然的文采，超人的毅力，出眾的人品，使他人生如詩。

面對災難，我們也要順其自然。洛杉磯發生一起車禍，「肇事者」是一對老人，當救援人員趕到，準備把老兩口救出來時，坐在副駕的老太太卻說：「先幫我們拍張照，好不容易翻一次車，一定要留個紀念。」弄得救援人員哭笑不得，只好等他們擺好姿勢

拍下一張又酷又帥的照片，他們才心滿意足地讓救援人員把他們救出來。他們的理念是，既然已經發生，就笑對一切。還有一位外賣小哥，與一位騎摩托車的大爺相撞，車上滿箱的啤酒瞬間碎了一地，路人以為會有一場爭執。結果他們蹲在地邊，撿起沒有倒完的啤酒喝起來，最後握手告別。小哥和大爺都知道，瓶子碎了啤酒倒了是撿不回來的，索性就把沒有倒完的喝了。平時自己捨不得買來喝，就當犒勞一下自己吧。

無獨有偶，有一對小情侶家裏突遇火災，他們奮力救火。一會兒鄰居、消防車都來了，在大家合力救援下，火撲滅了，他們倆身上臉上被煙熏得烏黑。但他們沒有傷心，反而腦洞大開，玩起了自拍，說是討個「紅紅火火」的彩頭。還傳到網上，提醒大家防火防災。

其實，我也有讓自己後悔一輩子的事，就是當年沒有實現的大學夢。1977年10月底，忽然傳來了要恢復高考的消息，當我們還在半信半疑的時候，《人民日報》證實了高考的喜訊。聽到這個振聾發聵的天籟之音，我們幾個知青掉頭，喜極而泣。大學！遙不可及的夢想，難道真的要來臨了嗎？是真的！當年從10多歲到40歲的人們都像吃了興奮劑一樣，亢奮起來，大家奔走告捷，以最快的速度傳遞這振奮人心的資訊。

我們立即找書、找資料。但那時根本沒有關於高考的書和資料可看，怎麼辦？大家發動所有的親戚朋友尋找。只要誰找到一點，管它有用無用，都爭先恐後地抄。沒有影印機，只能手抄，實在想先看，大家就先抄幾頁，再輪流抄後面的。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，我們憑着一股熱情複習着，沒有任何人指導我們複習什麼內容和範圍。後來證明我

們白看了很多書，都與考試無關。

一個月後，公社廣播通知我們去填報志願。志願怎麼填？我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稀里糊塗去看，我們考大學的可以填兩個志願：我是高中畢業下鄉的。當年考試，高中生可以兼報大學和中專，但我自恃學習好非大學不讀，沒有填報中專。考試下來，我僅以兩分之差名落孫山。雖然我的同學沒有一個考上了大學，可他們兼報了中專，也考走了幾個。當時我後悔得痛不欲生，兼報了中專，我可以再讀幾年書，更重要的是可以離開農村。但我的高考夢被擋淺了，後悔已晚，經過一陣煎熬，我終於想明白了，過了的事沒有後悔能解決的，只有順其自然，自己振作起來才有希望。

從此，我發奮看書學習，從民辦教師到公辦教師，努力在3尺講台旋放。為了上好每一堂課，我把準備好的教案反覆推敲；為了讓學生懂得一道道難題，我不厭其煩地講解、演示；為了讓學生明確學習目的，我旁徵博引，給他們講祖國的過去、今天、未來。我的努力得到了回報，學生們愛我，愛我的課，他們的成績和其他學校相比，總是名列前茅。高考為我闖上了一道門，命運卻為我打開了一扇五彩斑斕的窗。字典裏有一個成語叫「覆水難收」。潰出去的水，是收不回來的；做過的事，是無法改變的。感到後悔的事或已發生災難的時候，事已至此木已成舟，再多的哭喊傷心都是徒勞的。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損失降到最低，把對自己和他人的傷害降到最低。

生活中我們對待任何事情，一定要順其自然。我們要有蘇東坡的胸懷，有車禍老夫妻的豁達，有小哥與大爺的寬容，有小情侶的鎮定，再大的災難來了，我們就配合它笑對它，順其自然，沒有過不去的坎。

雙黃鴨製造的港式開心

兩隻體型碩大的橡皮鴨，便能號召無數人頂着高溫，從灣區各地趕來維多利亞港灣。翻開小紅書、翻看微博、翻閱朋友圈，以兩隻憨態可掬黃鴨為背景板的照片，持續霸屏最顯著的位置。橡皮鴨的創作者——荷蘭藝術家霍夫曼（Florentijn Hofman）在評價黃鴨駕臨維港時，用了一句頗為中國式的吉祥話：double duck, double luck，香港和世界都需要好事成雙。相較之下，促成雙黃鴨來港的主辦方負責人，在言及初衷時則直奔主題：希望疫情後的香港人，可以藉此重拾快樂。

確實，很多人按部就班的生活，因為兩隻突然闖入的鴨子，泛起了一連串的快樂水花。下班或是周末，呼朋喚友，結伴去打個卡的開心湧滴反應，也隨之擴散到了毗鄰的灣區各市。剛剛過去的周末，就有廣州、深圳的好幾撥朋友，專程帶着孩子來香港看雙黃鴨。黃鴨自帶的強勁流量，可見一斑。

為了流量和人氣，內地城市可謂智計百出，文旅局長親自上陣，扮上各種角色，爭奇鬥麗，吸引注意力，試圖讓所在的城市，佔據社交媒體的C位。而論起網紅城市，香港堪稱不遑多讓的鼻祖。港產片、港風港樂等流行文化加持之下，極

具網紅打卡氣質的地標，數不勝數。在石澳海旁的牆邊，《喜劇之王》中周星馳對張柏芝說的那句經典台詞「我養你」，彷彿不斷在這裏回響，引得無數擁躉趕來，只為倚牆拍一張同款照片。

無意間走到尖沙咀，抬頭看到重慶大廈，金城武在《重慶森林》裏說的那段話好像魔咒一樣，即刻令人重溫：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在什麼東西上面都有個日期，秋刀魚會過期，肉罐頭會過期，連保鮮紙都會過期，我開始懷疑，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會過期的？」王家衛總能把寂寞男女的彷徨和焦慮，用看似波瀾不驚的句子狠狠戳中。連帶着很多港人避之不及的重慶大廈，也成了各地遊客到此一遊不可或缺的打卡地。諸如此類的經典影片取景地，路癡如我，亦敢自信地帶團遊遍中西區。

除此之外，草間彌生的大南瓜，也曾在中環引起過不輸給大黃鴨的追捧風潮。達文西經典傳世之作《救世主》香港預展時，八號風球高懸，排隊輪候入場一睹大師傑作的人流仍然頭尾不見。莫奈的《睡蓮》來港時，也一度成為城中最熱門的文化盛事。自從有了西九故宮博物館，北京故宮頂級藏品陸續來港形成的強勁吸引力，更是惹得深圳廣州的城市管理者和民眾，羨慕不已。香

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，不是浪得虛名，也絕不可白白辜負。大膽設想，依託維港兩岸獨特的自然和人文公共空間，大幅增加邀請世界各地知名藝術家來港進行藝術創作展示的頻率。在增加藝術交流，提升本地市民藝術審美和感知能力的同時，更能憑藉戶外裝置藝術的社交屬性，源源不斷強化遊客對香港的黏性。

與此同時，香港還可以在快樂之都上大做文章。雖然，生活成本和工作壓力冠全球的香港人，生活得並不輕鬆，但這並不妨礙香港可以為全世界創造歡樂。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橫掃影壇之前，黃百鳴的「開心鬼」系列、成龍的功夫喜劇，都曾是港式快樂的製造者。只是不知為何，這幾年這樣簡單有趣的開心，開始變得稀缺了起來。

◆兩隻黃鴨駕臨維港，泛起了一連串的快樂水花。
作者供圖